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郭方

吴必康

钟伟云 / 译

郭方 / 校

# 现代世界体系 (第二卷)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  
1600~1750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现代世界体系

(第二卷)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

1600~1750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郭方

吴必康

钟伟云 / 译

郭方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体系. 第2卷,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 1600~1750/  
(美)沃勒斯坦(Wallerstein, I.)著; 郭方, 吴必康, 钟伟云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0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ISBN 978-7-5097-4105-4

I. ①现… II. ①沃… ②郭… ③吴… ④钟…  
III. ①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世界 IV. ①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4579号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 1600~1750

著 者 /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译 者 / 郭 方 吴必康 钟伟云  
校 者 / 郭 方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赵怀英 段其刚

责任校对 / 陈晓永 高利娟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 / 岳 阳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105-4

印 张 / 31.75  
字 数 / 579千字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2-1282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With A New Prologue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by  
2011 © Immanuel Wallerstei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本书根据加州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译出。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 于 沛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 王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 朱云汉 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执行长
-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 步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 汪 晖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张异宾 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
-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陈春声 中山大学副校长、教授
-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罗志田 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300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

以 20 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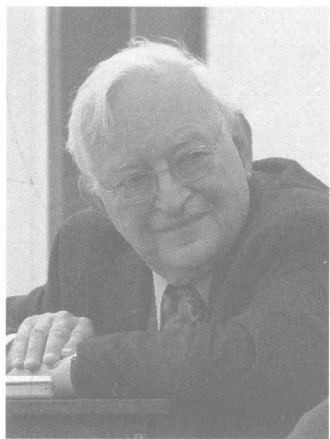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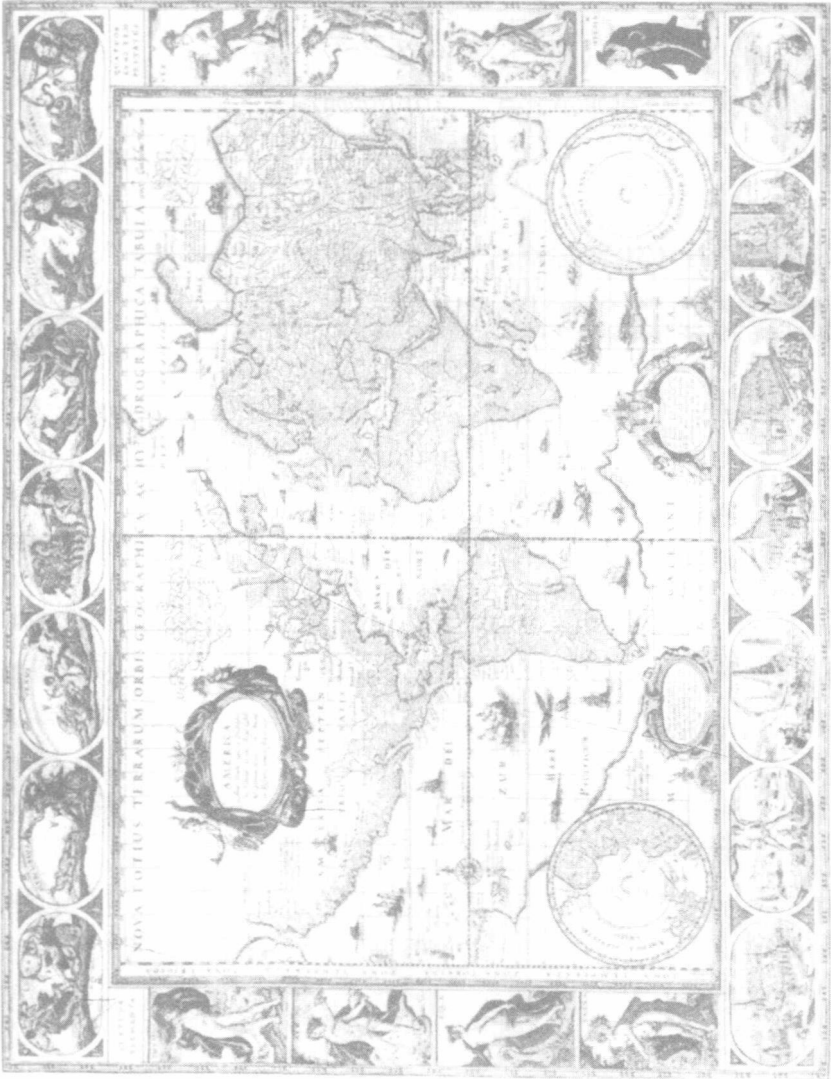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 ),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思想领袖和主要代表人物。

1930 年生于纽约。1954 年和 1959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58 ~ 1971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任教。1971 ~ 1976 年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从 1976 年起,任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1977 年起主编《评论》(Review) 期刊。1993 ~ 1995 年任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1994 ~ 1998 年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2000 年起任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沃勒斯坦著述颇丰,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耗费 30 多年心血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现代世界体系》英文版第一卷出版于 1974 年,2011 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4 卷本。其他著作有:《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 1983);《世界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World Economy*, 1984);《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99);《知识的不确定性》(*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2004) 等。近期的有《世界体系分析导论》(*World-System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2004);《欧洲的普适价值:权力的话语》(*European Universalism: The Rhetoric of Power*, 2006)。



卷首插图 “世界地图”

布拉约 (Joan Blaeu)。 (1638)

芝加哥(Chicago): 艾耶尔 (Edward E. Ayer) 收藏品, 纽伯里 (Newberry) 图书馆。

“世界地图”，布拉约（Joan Blaeu）制，1638年，选自《大地图册》（Atlas Major）。布拉约和他的父亲威廉（Willam）是他们那个时候最著名的制图家。他们的地图为所有与印度群岛（Indies）从事贸易的荷兰船只所需要。地图册在17世纪已取代单张地图成为主要的制图形式。在1670年，布拉约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权威制图者。

## 2011 年英文版第二卷序言\*

xiii

本卷探讨的问题首先是怎样描述 17 世纪欧洲发生的现象。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有关 17 世纪“危机”的大讨论过于强调这一时期的封建性质。大多数学者将这一时期解释为欧洲的“重新封建化”。本卷试图辩驳对 17 世纪特征的这些总结，再次重申，欧洲的世界经济在延长的 16 世纪就已经确定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在许多方面，这第二卷是整套书至关重要的一卷。因为，它论证了对作为一种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观点和界定的合理性。

许多读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是最难理解的部分。因此，更多地从理论方面来重新阐释这种论点，以揭示我为什么相信我们所称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封建制度本质上不同于现代早期所谓的再版封建制度，也许是有益的。

本卷提出的第二个新的和重要的论题是霸权问题。这里，同样有许多人甚至那些对世界体系分析所做的总体研究持同情态度的人，也错误理解了我们有关霸权概念的论点。因此，更准确地重新阐释霸权概念到底意指什么，以及为什么我认为它在理解现代世界体系如何运转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或许同样是有益的。

### 欧洲在 1450 ~ 1750 年时期是一种世界经济吗？

我们提出的学术问题是，人们能否论证在 1450 ~ 1750 年时期存在一种欧洲的世界经济，一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实际上，这又是由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构成的：欧洲（或它的某些部分）在这一时期是否构成一

---

\* 2011 年英文版序言等由吴英翻译。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种单一的经济体，它拥有单一的“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axial division of labor）；这个经济体能否被描述为是资本主义的。

我们的论证是从一个前提开始，它既是概念性的又是经验性的。这个前提是指存在着被称为“趋势” [logistics, 这是龙多·卡梅伦 (Rondo Cameron) 所使用的术语] 的现象，它在法语文献中经常被称为“长期趋势” (trends séculaires)。它们可能是时间非常长的周期，由通胀的 A 阶段和通缩的 B 阶段构成。在欧洲经济史学家有关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欧洲的文献中，这些趋势的存在似乎被广泛——但不是普遍——认为是想当然的。从经验方面看，文献中被最经常提到的阶段划分如下：<sup>①</sup>

|      | 中世纪晚期             | 现代早期                     |
|------|-------------------|--------------------------|
| A 阶段 | 1000 (1100) -1250 | 1250 (1300) -1450        |
| B 阶段 | 1450-1600 (1650)  | 1600 (1650) -1700 (1750) |

我将这些趋势和它们的阶段划分视为前提性的知识。

从本质上看，我们论点的逻辑如下：在中世纪的趋势和现代早期的趋势之间存在某些基本相似的地方，这使我们能够将它们视为可以划分成 A 和 B 两个阶段的趋势。不过，对这两个时期做仔细比较能够揭示它们之间存在某些重要的本质区别。以致人们能够从这些区别中推断出，欧洲在后一时期存在着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而在前一时期不存在这种分工。

从最低标准看，一种趋势的基本模式将包括人口、经济活动和价格三个方面的扩张和收缩。我们假设它们将表现出长期稳定的上升和下降，并且这三项指标的变化是一致的。在确定这种趋势时，我们不考虑短期的波动。但就这三种现象中哪一种是决定扩张和收缩的首要因素，存在巨大争论。我认为，这种争论大体是徒劳无益的。

当然，这些现象依次又是由各种变量组成的复合体。价格并不构成一种简单的总体系列。在农业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最重要的价格系列被

① 此表疑有误，似需改为

|       | A 阶段              | B 阶段                     |
|-------|-------------------|--------------------------|
| 中世纪晚期 | 1000 (1100) -1250 | 1250 (1300) -1450        |
| 现代早期  | 1450-1600 (1650)  | 1600 (1650) -1700 (1750) |

认为是小麦的价格。不过，它并不仅仅是小麦价格在绝对量上的升降，而且包括相对于其他谷物价格的升降，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谷物价格相对于畜牧产品价格和工业产品价格的升降。还有我们称之为租金和工资的价格。其中工资——即实际工资——价格同其他价格系列成反比关系。

经济活动概念也是由许多变量组成，诸如商业交易量、总产量、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收益率和货币存量。这些变量同社会结构的各种变量存在着紧密的相关联系，后者诸如农业经营模式、土地占有模式、城市化的程度和行会的影响力等。

有关这些趋势的最基本观点认为，在这些变量的周期性运动中存在一种非常系统的相关关系，它们中的大多数彼此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也有一些变量同大多数变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一般而言，在由经济史学家提出的大多数分析中，并不存在对“政治”和“文化”变量是如何同这种分析框架建立联系的总体思考，即对它们是否存在某种系统的相关关系的总体思考。我相信，这种忽略是错误的。因为我认为，如果不考察在社会行为各领域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话，我们不可能理解整个体系是如何运转的。

xv

##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1000/1100 ~ 1450 年

我们提及要用“封建体系”来描述这一时期的特征。但我对“体系”一词持怀疑态度，因为封建时期的欧洲既不是一种世界经济，也不是一种世界帝国。作为一种“体系”，它至多能被描述为短命的加洛林(Carolingian)世界帝国解体后的残余。也许最好称它为一种“文明”，意思是指它是一系列小的体系（或劳动分工），由于一种共同的宗教组织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由于共同使用拉丁语而联系在一起。

封建时期欧洲的地理格局是由无数个庄园组织构成，每个庄园都是同周围地区形成的某种小的劳动分工的中心，这些庄园分别被嵌入多样的、松散的和更大的政治组织之中。许多这些地方性区域同时也被卷入长距离的贸易网络之中。但难道能够说这些地方性区域就是某种更大的经济体、某种单一性的劳动分工的组成部分吗？很少有人会如此主张。

然而，这些独立存在的区域似乎能够以同样的节奏做出反应，以致我们能够提及一种趋势的存在。几乎是在欧洲各地，人口在11和12世纪开

始增加。欧洲的农业生产也开始扩张，这既是因为有更多的人从事生产、也是因为对农产品有了更多的需求。每个地方性区域/乡村都在开垦它周边的荒地（森林、湿地、沼泽），我们能够推断出，这些地块整体上看肯定要比他们以前耕作的土地更贫瘠。这种扩张不仅发生在每个地方性区域的周边地区，而且发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的边界地区：十字军东征，在伊比利亚半岛开始的收复失地运动，从穆斯林统治者手里收复地中海西部的岛屿，“德意志人”向“东方”的殖民，斯堪的纳维亚人向北的扩张，英格兰人向西和向北占领凯尔特人的土地。

因为对谷物的需求高涨，所以种植谷物变得有利可图，由此不仅“荒地”被开垦，而且牧场也转为耕地，低产谷物的种植转为高产谷物的种植（主要是小麦，其次是黑麦）。投资土壤改良与改进技术变得有利可图，因此产出增加（尽管新开垦土地的质量在下降）。

xvi 在总体扩张和价格上涨的背景下，那些向地主支付货币地租的土地占有制度越加令地主感到不满。固定地租的提高滞后于价格的上涨。因此，地主试图缩短租期，甚至最好是将货币地租转为劳役地租（农奴制），以此来保证劳动力的供应，满足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劳动力总是能够被有利可图地加以利用。另一方面，极小的生产单位也能够获得盈余，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作为谷物生产者“进入”市场。这大大增加了经济行为者的数量，并使生产“分散化”的趋势愈加明显。的确，实行农奴制的一个根由正是这种生产的分散化。

经济的一般性扩张也包括——而且是相关关系——工业部门（主要是纺织品和金属器皿制造）的扩张和它的生产集中于城市地区（减少了交易成本）。工业生产集中于城市，使势力强大的行会组织的出现成为可能。总体而言，经济活动越来越专业化，地方性劳动分工也发展起来。

尽管地方性劳动分工能够为某种长距离的“奢侈品”贸易创造条件，但似乎并不存在更多的中距离范围内的劳动分工。高运输成本阻碍了它的形成。总之，地方性区域一般而言并不依赖或依靠这种“地区性”（即中距离）的供应来源。

封建文明的政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地方性政治，其中地主/领主试图用政治统治来加强他对地方的经济统治，甚至当地主是教徒时也是如此，恰如许多人的所为那样。国王、公爵和伯爵是掌握主要权力的地主/领主，他们直接拥有土地所有权，从中获取收入；其次是军事首领，他们领导着

来自其效忠的贵族/其他地主提供的军队。在经济扩张时期，所有地主都会强化他们对农民的政治控制，首先是通过实施和扩大农奴制，并且通过扩大他们家臣的数量。在地主于地方上增加对直接生产者权力的同时，更高级别的统治者（国王、公爵、伯爵）的权力要比地方贵族增加的更大一些。统治者“家庭”的规模在扩大，小的官僚机构开始出现。欧洲的“对外”扩张是这些统治者的行为，这使他们依次又变得更加强大。不过，也不应夸大其辞。并不存在真正的强国，因为贵族抵制国家的控制（例如通过 1215 年在英格兰制定的大宪章）。但这一时期也确实存在一些“国家”。

从文化方面看，这是一个全盛时期。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同时也具有文化上的自信。欧洲的“对外”扩张导致新的文化思潮被吸纳进来，不过它们已经很好地被主流世界观同化了。阿奎那（Aquinas）的《神学大全》（the Summa Theologica）正是这样一部集大成的著作。

人口的全面增加、工业的城市化以及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扩张，意味着城市的数量和面积增加。这使得一个小规模的知识分子阶层出现，第一批大学也被创建起来。

大约在 1250 ~ 1300 年，扩张结束，一个长时期的萧条开始。从根本上看，现在一直在增长的各个方面都开始下降。“向外开拓”的边疆被别的国家收复。对外征服的十字军战士被驱逐，拜占庭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摩尔人收复格拉纳达（至少是暂时地），蒙古人从亚洲大草原入侵欧洲。

xvii

人口下降，最明显的是由于黑死病的流行。不是将新的土地投入耕作，而是将已经耕作的一些土地抛荒，同样是这些土地在两个世纪之前还在使用。耕地面积之所以减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人口减少（疫病、饥荒、地方性战争），部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有则是因为地主对土地的圈占和集中经营。

价格上涨的趋势被逆转。租金下降。小麦价格下降。土地利用从谷物生产转向了畜牧生产或葡萄种植（取决于当地的气候），这既是因为谷物需求量下降，也是因为谷物生产需要较多的劳动力。“高贵”的谷物生产让位于“比较低贱”的作物的生产；后者对技术和土壤肥力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因此产出也低。

领主租金减少的压力由于人口的减少进一步复杂化，后者增加了直接生产者的讨价还价能力。作为结果，农奴制走向衰落，最终完全消亡。另一方面，地主试图通过占用和圈占更多的土地来补偿他们收入的下降。这



导致了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重新集中。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致使地主的经济地位受到削弱，他们拥有的劳动力规模太小。但富裕农场主阶层的力量却得到加强，他们家族的成员众多，并且已经连续几代占有他们耕种的土地。资本也从投资于土地转移到其他领域。

当然，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也在下降。实际工资增加。在寻求减少生产成本的过程中，工业生产倾向于转移到农村地区，主要是为减少劳动力的成本（尤其是因为交易数量在不断下降，所以将交易成本保持在低水平被置于优先地位）。

从政治方面看，结果是地主/领主在地方上对直接生产者的权威在下降。统治者的权威也同样地在下降。“国家”开始分裂，统治者失去了对地主/贵族的控制。作为“领主收入危机”的结果，同此前向边界以外地区的暴力入侵相反，“欧洲”内部的暴力斗争大大增加。爆发了许多农民的反抗斗争，他们利用了政治权威下降的机会。为了寻求增加收入，统治者和贵族之间彼此进行着更广泛和更激烈的斗争。上层阶级这种彼此之间的流血斗争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在同直接生产者斗争时的力量。

从文化上看，这是一个质疑权威、反抗传统、动荡混乱的时代。教皇的中央权威被削弱。许多新的基督教运动——强调平等主义和准异端的运动——传播开来。居“中心”地位的文化无法维持其地位。知识分子正在变得越来越独立。

xviii

通过对这种总体趋势的概括，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它的对称性。各种经济变量先是上升，然后下降。社会结构首先沿着一个方向发生变化，而后沿着相反的方向变化。政治的等级结构（地主高于直接生产者，统治者高于一般贵族）先是变得越来越强，而后变得越来越弱。居中心地位的文化先是巩固了自身的地位，而后受到广泛质疑。此外，这种对称性不仅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封建文明，而且适用于各个地方性区域。从整体上看，“欧洲”的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就好像每个地方性区域都在复制一种普遍模式似的。封建时代的欧洲似乎成为了涂尔干所描述的机械团结的典型。

## 现代早期的欧洲：1450 ~ 1750 年

现代早期的欧洲在演进趋势上发生的根本变化在于，其变化模式失去